



語體文學讀本



上册

戴叔清編



上海文藝書局印行

一 誠實的自己的話

葉聖陶

我們試問著自己，最愛說的是那一類的話？這可以立刻回答，我們愛說必要說的與歡喜說的話。我們有時受人家的託付，代替傳述一句話，或者爲事勢所牽，不得不同人家勉強敷衍幾句，固然也一樣地能夠說，然而興趣差得遠了。要解釋這個經驗的由來很容易的。語言的發生本是爲着要在大羣中表白自我，或者要鳴出內心的感興。順著這兩個傾向的，自然會不容自遏地高興地說。至於傳述與敷衍，既不是表白，又無關感興，本來不必鼓動唇舌的。本來不必而出以勉強，興趣當然不同了。

作文與說話本是同一目的，只是所用的工具不同而已。所以在這關於說話的經驗裏，可以得到關於作文的啓示。倘若沒有什麼想要表白，沒有什麼發生感

興，就不感到必要與歡喜，就不用寫什麼文字。一定要有所寫，才動手去寫。從反面說，若不是爲着必要與歡喜，而勉強去寫，這就是一種無聊又無益的事。

勉強寫作的事，確然是有的。這或由於作者的不自覺；或由於別有利用的心思，並不根據着所以要寫作的心理的基本。作者受着別人的影響，多讀了幾篇別人的文字，似乎覺得頗欲有所寫了。但是寫下來的時候，却與別人的文字沒有兩樣。至於存着利用的心思的，他一定要寫作一些文字，才得達某種目的。可是自己沒有什麼可寫，不得不去採取人家的資料。像這樣無意的與有意的勉強寫作，所犯的弊病是相同的，就是模仿。我們這樣說，在無意而模仿的人，固然要出來申辯，說這所寫的雖然出於必要與歡喜，而有意模仿的人，或許也要不承認自己的模仿。但是，有一種尺度在這裏，用着牠，模仿與否將不辯而自明，就是「這文字裏的表白與感興是否確實是作者自己的？」從這種尺度的衡量，就可見前者

與後者都只是複製了人家現成的東西，作者自己並不會拿出什麼來。不會拿出什麼來，模仿的譏評當然不能免了。至此，無意而模仿的人就會爽然自失，感到這必要並非真的必要，歡喜其實無可歡喜，又何必定要寫作呢？而有意模仿的人想到寫作的本意，爲葆愛這種工具起見，也將遏抑了利用的心思。直到他們確實有自己的表白與感興的時候，才動手去寫作。

像那些著述的文字，作者潛心研修，竭盡畢生的精力，獲得了一種見解，創成了一種藝術，然後寫下來的，自然是所謂寫出自己的東西。但是人間的思想情感，往往不甚相懸；現在定要寫出自己的東西，似乎他人既已說過的，就得避去不說，而要找人家沒有說過的來說。這樣，在一般人豈不是可說的話很少了麼？其實寫出自己的東西並不是這樣講的；按諸實際，又決不能像這個樣子。我們說話作文，無非使用那些通用的言詞；至於資料方面，也免不了古人與今人會

經這樣那樣運用過了的，雖然不能說決沒有創新，而也不會全部是創新。但是要注意，我們所以要說這席話，寫這篇文，自有我們的內面的根源，並不是完全被動地受了別人的影響，也不是想利用着達到某種不好的目的。這內面的根源就與著述家所獲得的見解，創成的藝術有同等的價值。牠是獨立的，即使表達出來時恰巧與別人的雷同，或且有意地採用了別人的東西，都不受模仿的譏評；因為牠自有獨立性，正如兩人面貌相同性情相同，無礙彼此的獨立，或如生物吸收了種種東西營養自己，却無礙自己的獨立。所以我們只須自問有沒有話要說，不用問這話會不會經人家說過。果真確有要說的話，用以作文，就是寫出自己的東西了。

更進一步說 人間的思想，情感，誠然不甚相懸，但也決不會全然一致。先天的遺傳，後天的教育，師友的薰染，時代的影響，都是釀成大同中的小異的原

因。原因這麼繁複，又是參伍錯綜地來的，就成各人小異的思想，情感。那麼，所寫的東西如果是自己的，只要是自己的，實在很難得遇到與人家雷同的情形。試看許多的文家一樣地吟詠風月，描繪山水，會有不相雷同而各極其妙的文字，就是很顯明的例了。原來他們不去依傍別的，只把自己的心去對着雲月山水；他們又絕對不肯勉強，必須有所寫時才寫；主觀的情思與客觀的景物揉和，組織的方式千變萬殊，自然每有所作，都成獨創了。雖然他們所用的大部分也只是通用的言詞，也只是古今人這樣那樣運用過了的，而這些文字的生命是由作者給與的，終竟是唯一的獨創的東西。

討究到這裏，可以知道寫出自己的東西是什麼意義了。

既然要寫出自己的東西，就會聯帶地要求所寫的必須是美好的；假若有所表白，這當是有關於人間事情的，則必須合於事理的實際，切乎生活的實況；假若

有所感興，這當是不傾吐不舒快的，則必須本於內心的鬱積，發乎情性的自然。這種要求可以稱爲「求誠」。試想假如只知寫出自己的東西而不知求誠，將會有什麼事情發生？那時候，臆斷的表白與浮淺的感興，因爲無由檢驗，也將雜出於我們的筆下而不自覺知。如其終於不覺，徒然多了這番寫作，得不到一點效果，已是很可憐憫的。如其隨後覺知了，更將引起深深的悔恨，以爲背於事理的見解，怎能夠表白於人間，貽人以謬誤，浮盪無着的偶感，怎值得表現爲定形，耗己之勞思呢。人不願陷於可憐的境地，也不願事後有什麼悔恨，所以對於自己所寫的文字，總希望牠確是美好的。

虛僞浮夸玩戲都是與誠字正相反對的。在有些人的文字裏，却犯着虛僞，浮夸，玩戲的弊病。這個原因同前面所說的一樣，有無意的，也自有有意的。譬如論事，爲才力所限，自以爲竭盡智能，還是得不到實際。就此寫下來，便成爲虛

偽或浮夸了。又譬如抒情，爲素養所拘，自以爲很有價值，但其實近於惡趣。就此寫下來，便成爲玩戲了。這所謂無意的，都因有所蒙蔽，遂犯了弊病。至於所謂有意的，當然也是懷着利用的心思，藉以達某種的目的。如故意顛倒是非，希望淆惑人家的聽聞，便趨於虛偽；諛慕、獻壽，必須彰善頌美，便涉於浮夸；作書侔利，迎合人們的弱點，便流於玩戲。無論無意或有意犯着這些弊病，都是學行上的缺失，生活上的污點。如其他們能想一想是誰作文，作文應當是怎樣的，便將汗流被面，無地自容，不願再擔負這種缺失與污點了。

我們從正面與反面看，便可知作文上的求誠實含着以下的意思：從原料講，要是真實的，深厚的，不說那些不可徵驗，浮游無着的話；從態度講，要是誠懇的，嚴肅的，不取那些油滑輕薄十分卑鄙的樣子。

我們作文，要寫出誠實的，自己的話。

編者附記：

這雖是一篇短文，但對於作文的基本的認識與態度，是簡明扼要的說明了。作者是指出了青年讀者對於作文的理解，是如在篇末所指：

『從原料講，要是真實的，深厚的，不說那些不可徵驗，浮游無着的話；從態度講，要是誠懇的，嚴肅的，不取那些油滑輕薄十分卑鄙的樣子。』

青年讀者應該深切的把握這一點，「要寫出誠實的自己的話」，要創造自己的，表現着作者自己的作品，絕對的要避免剽竊與模倣。

作品，應該表現出作者的自我，纔算是自己的創作。

本篇的作者葉聖陶，卽葉紹鈞，江蘇吳縣人；本篇係「小說月報」所載。

二 燕子

米顯萊

誰都承認的，燕子這種鳥，拏在手裏，湊近眼睛去看看，是醜陋而奇特的；但這正因為燕子是頭等的鳥，在一切生物中，生就是爲鳥的緣故。天稟的性質都用在飛行這一點上了：形貌，燕子是不顧的，所想的，只想活動；她多麼有成就，靜止的時候就是醜陋，飛行的時候正是一切中最美好的。

羽翼是剪，眼睛是箭，頭頸是零，（爲的增大三倍氣力；）腳是一點兒簡直等於沒有：一切是羽翼，羽翼是一切。這燕子瑩瑩的特點，請加上一個極大的嘴，老是張開着的，時刻不停地在啄取活物，飛着，一閉嘴，又就張開了。

如此，她飛着吃，飛着飲，飛着浴，飛着喂她的兒女。

燕子雖沒有像老鷹那麼能霹靂一般地從天而降，燕子却更是自由的；她會旋

轉的，旋出幾百個圈子來，旋出一個形式無完的迷宮來，旋出一個變化曲折的迷宮來，旋轉，再是旋轉，旋轉到無窮盡。敵人暈眩在她的旋轉裏，迷失在她的旋轉裏，昏亂在她的旋轉裏，簡直不知道做什麼好。

燕子把敵人弄得精疲力盡；敵人只好收拾野心，放棄了她；她却還是一點沒有疲倦。這真是空中的女皇；以其無可比量的活動能力，將整個的宇宙收爲己有了。請問那一個能夠時時刻刻這樣變化地活躍，這樣敏捷地旋轉？沒有的。追逐那老是動着的東西，像飄蕩無完不走直路的蒼蠅，蚊子，甲虫以及千萬的虫豸，這正是變化無窮，輕率異常的狩獵啊。自然這種狩獵是練習飛行的最好學校了。飛行的優良就是燕子所以能高出於百鳥的地方。

天生到這種地步，生有這樣唯一的羽翼，却有一個極兇的條件的，就是把腳來取消的條件。稱爲長翼燕的，教堂裏的大燕子，腳是萎縮的。羽翼却占勝着

了：人家說她在一小時裏竟能飛到二十五個里安（每里安等於四四四四米突）。這樣可驚的速度簡直和海鷗相等了，海鷗的脚是極短了，長翼燕的脚却只是一片。她停下來時是用肚皮的；所以她總不停下來的。恰恰和其他一切生物相反，活動是她唯一的休息。要她從高塔裏飛射出來，在空中任意飛翔，那末大空戀戀地搖蕩着她，載護着她，給她休養。要是她躲下來，也行，可用着她纖小無力的脚去攀援。但是她的停下來，是畸形的，簡直像麻痺了的一般，她要感到多麼殘酷啊，萬有引力的暴虐的命運就要控制她了；鳥類之中頭等的鳥便要像爬虫一樣了。

要她從一個地方飛躍起來，這是最最爲難的；她的窠要做得那麼高，就是因爲出發時，在她自然境遇裏，能得任意選擇的機會是必要的緣故。一落入大空裏，她就自由了，她就做空中王了；但是一經做慣了家僕，依賴着一切東西，就往往肯任意讓人家去捉住她的。

燕子的真名字，能一語道破的，便是希臘名稱，「無足」(Apode)。燕子的大族，總有六十種，充滿着大地，以其飛翔，呢喃，及其優美，使大地愉快而成為可愛。但是她這種呢喃飛翔等等可愛的性質却是靠那畸形而來的，就是靠那小的，極小的脚而來的。她在鳥類之中，以其天性，以其飛翔的能耐的完全而占第一，同時在另一方面，她却是最歡喜住在窠裏的。

古燕子族裏，脚全不幫助那翼的忙的，稚燕的教育只是羽翼的教育，長期間的飛翔練習，使稚燕長期間守着窠巢，長期間訓練那細心，發展那慈愛與謹慎。鳥類中最活動的鳥却是以心來結合的。那窠巢不是一時的夫妻的安樂窠，却是一個家庭，是一座屋子，是訓練那極難的教育，互相犧牲的，一個親切有味的舞台。是有一個溫柔的母親，一個忠誠的妻子的，——我將怎樣說呢？加之，稚年的姊妹都搶着要幫助母親的忙，自己就做了小小的母親，喂食那更加幼稚的孩

兒。小鳥對更小的鳥是具有着母親的慈愛，互助的細心教訓的。

編者附記：

這一篇創作，也可以說是一篇很好的，很科學的紀敘文。

這一篇創作，也可以說是一篇絕妙的燕子的頌歌。

作者很詳細的寫了燕子的形態——牠的一種獨特的，特異於其他的鳥雀的形態，以及燕子的生活的全部。

作者是利用了他的獨特的考察，捉住了燕子的獨特的能力，——所謂「活動」——表現了燕子的唯一的生命力。

燕子的偉大，就是牠的飛躍——牠的「活動」。

人類的偉大，人生的意義，也就在這裏。

在這一篇裏，是反映了作者對於人生的理解。

也就是作者說明了他自己。

這就是前一篇所說的『自我表現』。

謝冰心有一首小詩，也是借燕子寫了自己。

現在，併附在這裏：

她是翩翩的乳燕，

橫海飄遊，

月明風緊，

不敢停留——

在她頻頻回頭的飛翔裏，

總帶着鄉愁。

作者，是法國人：譯文，徐蔚南譯。

三 小小的火

柯洛連科

彷彿是很久似的，當着有一天陰黑的秋晚，我曾在荒僻的西比利亞河上泛舟。忽然在河的折灣處，在前面暗黑的叢山下，小小的火閃現了一下。閃現得光燦，有力，而且靠近……

——哦，謝謝上帝！我歡快地說着，——鄉莊子，棲宿近了！搖槳的，西比利亞人，將身子一轉，回頭看望了火，又漠不關心似的奮力搖槳。

——遠着呢！

我不相信：小小的火還是照樣從模糊不明的暗黑裏向前突出在立着。然而搖槳的卻沒有錯：火確是遠哩。

這些夜的火的特性——戰勝着黑暗向我們靠近，並且閃耀發光，以自己的接近應允，招引。我想不過再打兩三槳，路途便完了……然而這其間——却遠着哩……

我們還很久的在荒僻而且幽黑有如墨水似的河上泛舟。峽岩和山崖浮出，前進而且落向後方，以至向無盡的遠處消失浮去，小小的火仍在前面擺動而且招引地在立着，——仍是這樣的近，又仍是這樣的遠。

我現在也常常憶起這被陡岩所遮蔽的暗黑的河，以及這顯活的小火。有許多火在先前和以後以自己的接近招引了不只一個我。但是——生命仍然不住地在那荒僻的夾岸中流着，而火還遠着哩，搖槳的人又奮力地搖起了槳……

但是火——仍然……仍然在前面！……

編者附記：